

老王

- 倪匡科幻獎「科幻小說創作」
第三名／陳冠華

「恭喜囉，老王。」照明不足的水泥走道上，老王趑趄走著，拖鞋底拍擊腳跟，冷不防有人探出頭，唬了他一跳。

「看通知了沒有？」里長粗嘎的聲音問。鐵門後那中年女人的臉，夾雜昏亮之間，看來半人半鬼。

眯著對細長眼睛，老王裝作耳背沒應，繼續走他的路，但不覺收拾起慢拖的步伐，想快快走出里長的音域。

「我說老王啊，趁早打點，到時才不會慌了手腳！」好沒氣拉高嗓門，矮胖的女人白了那細瘦背影一眼，重重拉上鐵門。

隨著悶重轟隆聲在隧道也似的迴廊中消散，老王兩肩這才鬆垂下來。蹂躪原有的步伐，他沿著漫長迴廊走向房間；陳舊昏暗的走道像條蜈蚣望前拉長了身體，那千百支足節就是兩旁單調重複、沒完沒了的房間及鐵門。

電視喃喃播放晨間新聞、冒失的榔頭篤篤敲打釘子、小孩的哭鬧和著碗筷乒乒交碰聲…種種聲響由過往門戶傳出。剛才怎麼招惹上里長？一定是這拖拉的腳步聲洩了底，該死。

他小心迴避地板上散落的垃圾及積水，水窪尤其啓人疑竇；鄰居小鬼常在走廊裡到處放尿，踩進家裡就不好了。

只顧注意地面，幾乎撞上前頭一團蠕動的事物。

那是一位獨居老太太，大概剛去過公用盥洗室，艱難的扶著牆壁走回自己房間，在柺杖支持下，肥軟小腳魏顫顫撐著洋梨形身軀。廊頂的燈泡，比起燃亮的煙頭恐怕沒強到哪裡去，老王只能辨識微亮的身形輪廓。

「唷，是老王啊。」老太太說。

「嗯，走路不方便？」

「唉，最近關節炎又發了，走不快。」她乾笑著說「這樣出門不是要拖累大家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老王點點頭，顯得不怎麼自在。

「你身子骨健朗，腳步快。走到前面去吧，別讓我擋了路。」老太太遲緩的將身子往牆壁讓。

藉著頭上微弱的燈泡光線，老王找著了鑰匙孔。「濫丟垃圾，貽笑大方，隨地便溺，牲畜不如」。門上貼著這麼一張大字報。斗大黑字，符咒般威嚇著過往的一切，倒也方便認房間。

※

※

※

枕著胳膊，蓋條舊毯，指間夾根煙。老王躺在床上，呆看著裊裊灰青色煙霧在低矮的天花板下盤桓。床緊靠著一面斑駁水泥牆，貼了些美女海報充壁紙。床可說是這個房間的重心；陪他耗過大半輩子。房間小得除了個衣櫃外什麼也擱不下，於是這床是椅也是桌。

一扇窗子開在床頭，蒙著油膩塵煙的燒飯爐子就架在窗台上。老王有公家的飯票，三頓通常在食堂打發，要厭膩了大鍋口味，想吃口乾淨的飯菜，就自己在爐上料理。飯做好，盤坐床沿就著鍋子開伙，連碗都不用。

破口大罵聲穿透薄薄壁板，刮進老王耳膜；對門那對夫妻又發飆了。不知哪一家煎炒菜的鹹香味爬過門縫，飄進鼻腔，引發肚子一串低低的咕嚕聲，神秘的語言宛如應和某種互久的呼喚。

這鳥籠般的房間是公發的，以一般獨居者的標準來看，還不算太過雜亂。老王不興裝飾住所；掛幅畫或種盆花什麼的，不合胃口。他的風格是簡單實用，不拘小節。褪色的毛巾披在床尾晾乾，床下擱著口夜壺，省得夜半睡眠惺忪還要摸到廁所去。以前，每次叫女人來，老王會先隨手梳理一下房間。既然很久沒人來訪，也就樂得在私人天地自在坦蕩。女人的問題，看看牆上的美女海報也就算了。口袋裡要真有點閒錢，他現在寧可往女人那兒去，省事。

里長面孔又浮現眼前。這婆娘向來官僚氣十足，嗓門嘹亮。最近幾次見面，沒第二句話，就是討債一般催問收拾得如何，聒噪得老王煩厭不堪；有什麼好催的，不就這麼幾樣鍋碗瓢盆？爭取福利怎麼沒這般積極？

在房裡一下就悶得慌。老王熄了煙，爬起身，把晾在窗台外的衣服收了進來。理理垃圾，準備拿出門，這才看到個公文格式的牛皮信封躺在地上，進門時倒沒留意。想必是里長由門縫下塞進來的。老王拿起信封，隨手丟進垃圾袋裡。

※

※

※

上下樓，老王向來不歡喜坐電梯而好走路；電梯地方小，擠滿人，又汗又臭，容易傳染疾病，萬一遇上故障，懸在半空怎辦？要是有人肯聽議論，老王一定叫他少搭電梯。人要活就要動，感染再難纏的風寒就是這麼上下走上幾趟，汗一出也就好得差不多；看看那麼多的流行病，還不是懶出來的。

大廳裡，老王加入等候的隊伍。和眾人一樣，將垃圾秤了重，數了幾個銅板放到管理女工手裡，將垃圾往牆上打開的口子裡頭扔。咕隆一聲，他聽見沈重的垃圾順著管路向下滑去，越滑越快，聽不到落底聲。

垃圾到哪兒去了？他小時候問過老爸，兒子小時也仰著臉問過，他只能聳聳肩。

※

※

※

「中央快訊：昨日文橫區兇殺案，兩名嫌犯已經落網…」「本月鋼鐵廠再度裁員 2 千人，引起工人不滿，聚集強烈抗議，鎮暴警察已於工廠入口待命。另外，因應人口壓力，中央決定再度調降公民遷移年限…」

老王踏進工人食堂時，午間新聞播放得正響亮。

一如往常，烘鬧的食堂擠滿了人。老王排隊領餐，看著熱熱一團穀糊攢進餐盤，付了張飯票。眼前看得到的桌椅坐滿了人，他拿著餐盤不耐的等候。

「恭喜您！」置於食堂前的大型電視上，廣告於新聞空檔播放。悠揚樂聲中，一對神采奕奕的老夫婦站在熱帶海岸前，向著觀眾揮手。滿頭白髮襯著身穿的銀亮制服，顯得十分調和：「我們即將出發，您呢？是否準備好迎接新的開始？…」

瞄到空位，老王端著餐盤連忙坐上，冷不防一張屁股將他頂開。一個沒站穩，老王差點跌跤，好在他反應快，一把抓住桌面，午餐卻嘩啦啦砸在地上，很快被過往起落的腳跟踩成稀糊。

面色黝黑，皮粗肉厚，一個年輕人穩如泰山，盤據老王本要坐的凳子，面前餐盤散著騰騰熱氣。他兩眼直盯電視螢幕，沒事人一樣。

「咦，小子，生下來沒長眼啊，你沒看到俺先坐的凳子？」老王怒聲斥責。

「老傢伙，誰快誰坐，這是規矩。」那人穿著件陳舊的深藍夾克，看來像個工人，迫不及待大大鏟起一口合成穀物塞進嘴裡。

「赫！你叫俺老傢伙？」

「不叫你叫誰？」聲音冷硬，那人邊吃邊說話，兩頰嚼肌一鼓一鼓：「你不早點去樓頂報到，還在這兒耗糧耗水。」

老王的小眼泛上了血絲。

「豈有此理！」他望桌上猛的一拍「你給俺站起來，爺爺跟你這兔崽子比劃比劃！」

「老傢伙，我怕一腳踩死你哩！」年輕人扔下湯匙，狠狠瞪著老王。

「你爭俺的位置，害俺打翻了食物，還這麼不客氣？」老王指著那人鼻頭。

「你才佔著位置不放呢！」年輕人怨毒的瞪著老王。

「胡說什麼？俺佔了什麼來著？」老王摸不著頭腦。

「我的位置，年輕人的位置——巴著一份福利，你不是佔了我的位置？」

一陣熱流隨著惱怒漲上了老王頭蓋。

「不教訓你這小雜種，老子不姓王！」老王揪著年輕人衣領向外拉，「這裡太小，咱們出去打！」

「小趙，好好修理這老排骨，打死一個算一個。」有人起鬨。

「別吵啦，聽不到新聞了！」前面轉頭抗議。

拉扯間，圍觀的人緩下腳步，像淤泥般停滯了人流。端著餐盤穀糊，過不去的工人抱怨不斷。

「位置還有嘛，兩個都坐下來看電視，別讓人看笑話。」一個中年工人擠進來當和事佬。

「工人弟兄都是一家人，尊重一下老人家嘛！」那中年人轉向年輕工人。

「尊重？爲了養這些人，中央都要垮了；我沒得住，沒工作，這老兒能過日

子，那誰尊重到我啦？」年輕人嚷嚷起來，怒火蒸出身上一股熱騷味。

聞言一群工人直盯著老王看，由這些年輕、易受煽動的面孔上，他讀到懷疑跟敵視。

「狗崽子，」老王聲音顫抖「俺也賣命工作過，不是吃白飯，以為只有你們做過事？」

那中年工人掏出一張飯票：「老先生，年輕人找不到事做，心情浮躁，我給你賠不是，再去打盤飯菜吧，和和氣氣一起吃飯。」

老王沒有接，他狠狠白了那年輕工人一眼，詛咒著擠出了人群。

※

※

※

籠罩在暈黃燈光下，市場人聲鼎沸。這裡地板總是濕漉漉的，小販響亮的叫賣、來往的討價還價，種種雜音在兩層樓板間反射著，匯合成轟鬧之潮。攤位沿著走道兩邊展開，污水夾雜著魚鱗蝦腦、果皮菜屑，小河般沿著溝渠流動。

鮮魚攤上列著各色魚鮮，吸引老王的目光；膩紅的紅鯛，碧綠的鸚哥魚，不知名的小魚襯在碎冰上閃著光。老闆俐落抓起魚，三兩下剖腹除鱗。燈光下，飛濺的魚鱗有如迸散的亮片。「來唷，來唷，這麼大塊魚腹只要50塊！」

魚不錯；老王捏著口袋的銅板，但是貴了些。

上面的樓層附有大型超市：乾淨、安靜，寬敞的貨架閱兵般堆著一層層讓人眼花撩亂的貨品。他常去逛，但那裡沒得講價，老王買得少。

平時他還是來這裡一傳統市場。他愛人擠人的熱鬧勁。流連貨攤間，老王東抓把米聞聞，西拿條魚乾掂掂，細看貨色及菜果時價是他最常做的消遣。這裡的好處就是東西沒包著層膠膜，容易辨得出合成的假貨。儘管一把年紀，老王對行情可清楚得很，誰也別想叫他吃虧。在賣小吃熟食的攤位間轉了一回，老王掏出錢，買了兩塊糖糕嚐嚐。

※

※

※

走出車站，穿過三兩拉客的妓女，植物園到了。白天裡面像個老人國，眾多上了年紀的人們聚集一起聊天、下棋、看報，或者只是木著臉，柱著柺杖發怔。老王習慣在這時出來散步；光線好，空氣也好，晚點下班後那可是人擠人。

抬頭看看青天，他愉悅的吁了口氣；看到沒遮蔽的天很要緊，頭上沒東西罩

著，就覺得心開了，胃口自然也開。植物園只是塊露天平台，老王仰頭眺望，向上還有更高的樓層，延伸入天消失成一個點。他從未試探過這個世界的邊緣，想到樓頂，心裡不禁打結。像狗兒擺脫毛皮水珠般，他使勁甩甩頭，揮去這些思緒。

由口袋掏出糖糕，老王掰下一塊塞進快沒牙的嘴。一隊隊小學生由老師領隊，參觀植物園及農作實驗區，吱吱喳喳十分興奮。他想起了兒子：在頂上的樓層工作，住在附有直達電梯的高級住宅區。是個爭氣的孩子啊。

他吮吸手上的粉屑。

來到公園邊緣的圍牆柵欄，他俯身眺望，只看到一片慣見的雲霧，朦朦朧朧無法透視。風很強，呼呼吹來，刮得睜不開眼。

打開煙盒，裡面空無一物。突然莫名焦躁襲上心頭，他將空盒擲向那片朦朧。

※

※

※

市立醫院裡，候診人群擠得水泄不通。隊伍裡人貼人，熱得冒汗，好容易老王挨近了櫃臺。

「先生您好，掛號嗎？」年輕護士問，那爽朗親切的笑容可是少見的稀貨。

「想拿補給品。小姐，俺的補給品在這裡能拿嗎？」

「飯票不行，只能拿營養品。那麻煩您…」護士手指櫃臺上的一道窄縫。

老王伸出右手腕，劃過那道縫，儀器嘩的一聲響。

「可以了。」

「小姐，俺最近吃完飯有時酸水上湧，想弄幾片制酸劑，不需要經過醫生吧？」

「沒問題。」看來這小妞挺好說話。

「能不能多給2罐營養錠？」

護士看了他一眼，為難的笑了笑。

「那麼1罐就好…拜託，俺最近有點虛。」

「請稍候，我馬上回來。」說完，護士消失在一扇門後。

退休工人身份，使老王每月能拿批合成營養劑充作福利。里醫務所自然也能拿，方便歸方便，就怕遇上里長，耳根不得清靜。

一陣騷動由後面人群傳來，插隊引發的糾紛。兩手合抱，老王漠然看著熱鬧；習慣了，到哪裡都是這麼多人，人擠人難免擠出火氣。

一條人影映入眼簾，他抬頭一看，竟是個男醫生。醫生堆起滿臉和悅笑容，眼神卻有點猶疑不定，老王狐疑的直瞅著他。

「王弘，王先生是吧？」醫生瞄了瞄手上簿冊。

「嗯，俺不認識你。」

「您好，我是陳醫生，目前負責整個區的醫療服務，當然包括您居住的里。請您跟我來。」他指指候診室旁一扇邊門，老王心頭一顫。

「你有什麼事要和俺說？俺趕時間。」進了醫務人員辦公室，老王先開了口。

「是的，我瞭解，現在您當然忙得很…這完全能夠理解，呃…」

「你有話快說嘛，俺真的忙得緊。」老王莫名焦急起來。

「呃…我代表市政府先向您說聲：恭喜了。您即將完成公民義務，然後，呃…開始另一新的人生階段，這將是生命全新的啓示及驚奇…」

「俺先走了，東西再過來拿。」老王連連招手，轉身要走。

「王先生！請留步，」醫生大叫「您將在八小時後離境！」

「什麼？」老王愣住了。

「沒人通知您？」

老王搖搖頭。

醫生皺起眉，簿頁翻得颼颼響：

「就我手上資料，您是本市少數幾位住所移轉、戶籍出遷登記、身份晶片註銷…等手續均尚未處理的公民之一，您得儘速前往區公所報到才行…」

「這樣快？是不是搞錯了？」老王茫然呆立。

「時間相當緊迫，中央緊急決定將 2 6 2 8 批次退休公民離境的時間再度提

前，您也在名單中。呃…我得提醒您必須準時到最頂層登記離境，行李簡便，不要多帶雜物。您可以自行報到，也可要求專人去接…。」

「王先生，」護士出現，滿臉歉意。「對不起，您的配給品停了哦。」

老王摸摸後腦，緩緩搖了搖頭：「俺實在弄不明白，幾十年住得好好的，自在得很，什麼撈什子公民遷移，俺沒興趣。你們這些後生晚輩，爲什麼拼了命要送俺離開？」

「說真的，您是夠健朗的，我很羨慕；不少像您這般年紀的人身體狀況都不好，更不用說照顧自己…」

「是、是，俺自己能燒飯洗衣，精神清楚，活動便給，從來不麻煩誰的。幾乎不看病，什麼公家醫療資源，俺一滴也沒浪費…」老王忙打斷了醫生的話。

「…您知道這是規定。來，我指給您看看。」醫生指著牆壁上掛著的條款：「內政民法第一條第一項：公民年齡暨滿法令限制者，有參加政府舉辦之公民遷移之義務。同一條第三項：對於公民之義務，不願配合或抗拒參與者，以公權力強力執行之…」老王木然聽著這些重覆得爛熟的法條，由醫生金魚般一開一闔的嘴中送出，卻像從沒聽過似的。

「…這次遷移，其實可視爲感謝您完成公民義務的一次旅遊，您的生活將重新開始，多年好友可再次聚首。這裡有本宣導手冊，您可以拿去看看…」遞過一本小冊，醫生表現得不太自然；這其實該是輔導員的工作。

恭喜您！小冊上打著金色字體，封面一對慈祥的老夫婦，身穿銀亮太空裝，滿臉笑容看著老王，像是沈浸在歡悅中，鼓勵他也加入微笑行列。

老王抬頭直盯著醫生，宛如在攤子上辨別真假貨。

「醫生，俺讀書不多，但你別當俺是傻子。說去旅行，那些睡在床上不能動的、昏迷不醒的也要抬著去，那不是笑話嘛？」

「呃…因爲那裡更適合老人生活，所以才遷移他們，那裡，嗯…」

「比這裡快活？」

「…對！當然。」

「那你去好了嘛，」老王咄咄逼人「俺位子讓你，你先去那裡快活，如何？」

「唉，」醫生嘆了口氣「年齡限制是中央規定的；不能早也不能晚，到了法定壽限我一樣要去；這是公民守則上寫得清清楚楚的第一條義務，沒人例外！」

「不對，你跟我不一樣。」老王指著醫生鼻尖。

醫生沈默半響。

「呃，沒錯，城邦的高級技術人員，因為工作責任關係，有較一般人晚的年限，但終究還是得去啊…」

「俺就知道你們有錢人門路多。」老王小眼閃現一絲狡獪「俺知道你們有些人專給改年齡紀錄…」他指著自己手腕「將這撈什子裡的資料改一改，要延多久，就延多久。」

「王生先，這是沒有的事，您可別胡亂說。」醫生連連揮著手。

「醫生大人，」咕嚕一聲，老王翻著白眼跪在地上「這把年紀了俺給你下跪，俺真的不想離開！…俺也要改紀錄…要答應俺的家當都是你的…」

「王先生，快別這樣…趕快起來…」醫生急著扶起他，老王索性伏倒地面，年輕護士見狀也向前幫忙。

「老王！」粗嘎嘹亮的尖喊凝住三個人的動作，兩手叉腰的里長赫然站立眼前：「到處找不到你，原來混到這裡胡鬧，趕快給我起來！」

「醫生不答應，俺不起來。」老王跪伏地上，聲音聽來混濁不清。

「一把年紀還像個孩子似的！給我聽清楚：你再鬧，我叫警察像拉條狗似的將你拖出去，不好看哦。」

「俺不管。」

「你這條無賴…馬上給我起來！」里長歇斯底里怒喝，粗嘎刺耳的聲音令醫生不禁要摀起耳朵。

一隻手輕柔的拉起老王手腕，溫和得像划過樹梢的微風。真是意外；原預期將是里長粗壯肥短的兩臂哩。他感到筆桿似的儀器劃過手腕，嘩的一響，年輕護士柔和的聲音讀了儀表：「王老先生，離儀式還有7個半小時，起來回家整理一下，您不跟親朋好友打個招呼嗎？」

好像突然洩了氣似的，老王一骨碌爬起身，低著頭走出門。

里長挺起胸脯，帶著勝利的姿勢走開。

醫生覺得有點暈眩，轉進私人辦公室。他把身體向皮座椅一拋，拉鬆領帶，闔上眼睛養養神；好久沒看到這麼拗的傢伙了。

「這不是謀殺嗎？」一個聲音說，輕輕的嘆了口氣。

醫生觸電般彈起，年輕護士不知何時立在身旁。醫生譴責的盯著她，嚴峻眼神嚇住了女孩。

她總是不經考慮，脫口揭下禁忌的面紗，像是猛然掀開傷口的痂。

「別瞎說，」他壓低了聲音「這是爲了所有人好。」

「你說過，塔頂的旅行傳送器，其實哪裡也去不了。」

「我說過嗎？」醫生木然自語。

好像有這麼一回事，出自他微醺的嘴裡。那次躺臥床上看著壁爐裡跳動的火焰，他撫著年輕護士的長髮；那麼流暢滑順，水般難以掌握。兩人漫談起回憶、家庭、愛情、生命…不經意，自己的發現就這麼脫口而出。爲何要和個年輕孩子談論此點？他後悔自己的多嘴。

中央星際移民部，是一封閉神秘團體，主導公民遷移相關事務。在樓頂接受眾人祝福及道別後，身著銀亮太空裝的年長公民們將轉入離境區，自此不見影蹤。對外說法，他們將被傳送至另一遙遠、聯絡不易的星系——新開發的世外桃源。然而，醫生在一意外機會，瞞見旅行者原封未動的行李被搬上貨車。

「那是我的臆測。」醫生騷著頭。

「我認爲這無可置疑是一個騙局，我們應勇敢揭穿。」

「美美，」醫生低聲說「別孩子氣，妳知道這是不可避免的，我們住在一個脆弱的生態系裡，沒有控制，這系統隨時可能崩潰…」

「起碼，我們可以讓人們明白面對的現實。」

「本來，這也是我的想法，但慢慢發現身邊的人並非一無所知，然而誰也不願揭穿。」醫生頓了一會，「有史以來，人們寧可相信生命結束後，將不是一片空無，而是遷到一更完美之世界，這是所有文明根深蒂固的執迷。公民遷移實行已久，想想看主導事務、關涉建設及操作傳送器的人們不知凡幾，真相其實不易

遮掩…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我體認到這不是一個被遮蓋的、邪惡的陰謀，而是一個禁忌——社會中無數的禁忌之一；人們約定俗成不願正視或無法正視之物…」

揉著雙手，醫生注意到腕上浮凸的靜脈。看來宛如一條條青藍色、缺乏彈性的蚯蚓。

「現實狀況是居住的空間越來越少，公民的年齡卻不斷增長。大部分人只想埋頭過日，既使你當面揭穿真相，人們視若無睹的能力是驚人的。現實不斷被裹上麵糊般厚厚一層神話，人賴此平息難忍的焦慮…。揭穿它，是件殘忍的事。」

一陣沈默。

「你老了。」她眼裡有奇特的東西閃動，醫生無欲深究。

「我想談話就此打住。」醫生揉了揉太陽穴「我真的得休息一下，噢，對了，出去別忘了把門帶上。」

醫生沒合眼。他在默算離樓頂還有多遠距離。

※

※

※

長長的迴廊裡，拖著囚犯般的腳步，老王和來往鄰居擦身而過。老太太房間的鐵門敞開，通明燈火照亮向來陰暗的迴廊，宛如節慶一般。

「老王啊，恭喜了！作神仙囉！」老太太招呼他：「你看看我女兒張羅這一堆吃的用的，我說我要到世外桃源去了，那稀罕這些，你說是不？」

「賀喜你嘍。」老王無精打采的說。老太太瘦削的女兒向他點頭，老王只是木著一張臉。

「但是人家說不能帶太多行李，」老太太皺起眉頭「還真是頭痛。對了，有誰來送你？」

「他們把時間提早了。」老王沒回答問題，只用沙啞的聲音，自言自語般說著。

「對啊，里長通知過了。」

「怎麼能這麼說改就改？」

「有什麼要緊。唉呀呀，我等這一天好久了，想到能見到久違的老伴，我就高興起來——他比我早幾年遷去。」

「你還真是入戲。」

老太太笑笑：「我們升上樓頂後，就變化遷仙囉。老王你不修飾修飾，到那裡讓人笑話。好啦，我不跟你耗了，還有好多事要作…」老太太拄著柺杖，一瘸一瘸的回到房內。

「老王。」

「嗯？」他轉過頭。

「這都是命哪。」老太太說。

※

※

※

躺在床上，老王盯著壁板。

這房間向來說不上稱心，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，有些時運不濟的傢伙，全家老小得擠這麼點地方。

髒亂、陰暗、積水、吵鬧、沒道德的惡鄰、嘮叨市儈的里長、稀淡如開水的福利…生活中老王看不順眼的可多了。然而，魔術般的，現在一切不但可接受，甚至變得有滋味。他驚異的轉動眼睛漫看著房內；絕了，這個窩慣了的世界竟搖身一變，變得如此令人眷戀，宛如一鍋熟爛的紅燒肉般吸引人，拿什麼他也不換。

然而人們將他望外擠，他的嘀咕不值錢，沒有人在乎。

接著佔據這房間的，會是什麼樣的人？或許和他一樣，竟日看著滿牆的美女，在香菸煙霧中若隱若現吧。

日子過得好快。他一輩子渾渾噩噩，不愉快的事絕不多想，覺得那只是自尋煩惱，然而現實終如疾開的電車將他逼進隧道末端；突然答案清晰無比——再沒有地方可躲了。

他大張恐懼的眼白。

待會，無名的力量要遣他到生平從未去過的頂層，和批從未謀面的陌生人，

出發前往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。

遠離熟悉的一切。

老王閉上眼，絕望爬滿全身。他不由自主顫抖，越抖越厲害，像挨了電似的蜷起身子。抖得好，老王想，現在抖，省得等一下讓人看笑話。

先像老鼠被門夾到尾巴般的吱喳聲，再來像風吹過管子的空洞嘯鳴，一股嗚咽聲穿出房門，混入迴廊音流中：電視聲、叫床聲、怒罵聲、小孩哭鬧和著碗筷交碰聲…交織成無可分別的一片。

※

※

※

房內漆黑。

老王躺著不動，等著敲門聲響起。頂層正張口候著他…

底層呢？

他一躍而起。

※

※

※

「小威，你在做什麼啊？」公共電話亭裡，老王低聲說話，小心窺視左右。

「寫明天的功課。」小威回答，他年底就滿六歲了。

「喔，要好好用功，將來才能賺大錢哪。爸爸在嗎？」

「不在，他和媽去劇院。」

「那你別隨便給人開門喔。」

「好…對了，爺爺，你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嗎？」

「噢，」老王訝異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恭喜你嘍。爸爸跟我說，如果你打來的話，說我們祝你一路平安。」

「要乖乖聽話喔，小威。」

「好。」稚嫩的聲音迴響耳邊。

這是個老舊社區，時間一晚顯得陰暗寂寥，他知道這裡的樓梯人跡最少，但

一樣能貫通其他樓層。老王一路迴避人多之處。會不會中央派人阻攔？心跳乒砰加速，老王謹慎四顧；街上行人寥寥無幾，沒人注意他。

6 7 8。水泥牆面上，白色粉刷數字漆在樓梯中界，顯出某種威嚴。

老王扶著牆，面對向下的階梯呆立著。兩腳發軟，頭暈眼花，額上細汗冒出，宛如面對一個深淵。他終於深深吸口氣，下定決心伸開腿。

前幾步最難，兩腳宛如泡軟的麵條般虛浮無力，漸漸腳步灌注決心，老王越走越快，小心避免和其他行人目光交錯。熟悉的一切在身後尖喊著死命攬著他，要求他不要離開。

階梯無窮無盡往下延伸。

5 4 2。被肩帶勒得酸痛，他停下來活動活動，擦去汗水。包袱裡裝著鍋碗瓢盆、米、罐頭及攢下來的營養錠。不住喘著氣，老王覺得右脅發痛，然而興奮感支持著，使他渾然忘了肉體的疲憊，忽略自己60來歲的年紀。他心中暗自得意；這樣的大膽計畫，小心翼翼閃避潛在追捕，生活中為何從來沒有這種冒險刺激？

抖擻精神，他繼續向下行。

4 5 0。兩顆營養錠在嘴裡散著苦味，和著包袱裡的水灌進肚裡。

3 5 0。一式一樣的階梯，稀落的行人已不見蹤跡。要不是樓梯間漆著的數字一路下降，他真要懷疑是不是在原地繞圈？等等，他認得這裡！這層樓安置著2號反應器。只要向裡面直走，就能看到年輕時的他，一身藍衣的菜鳥，忍著渦輪旁的燠熱及單調無聊，一路老實幹到退休。中央撥了個房間給他，安安份份的住了十幾年，直到幾個小時前為止。

再度提起酸疼的兩腳，覺得自己活似籠裡鑽圈的老鼠，老王聽著單調的腳步聲在樓梯間迴盪。

※

※

※

1 7 0。

舔著嘴唇，抹去流進眼裡的熱汗。他渾身濕漉漉，不只因為疲累出汗，也因為這裡潮熱的空氣。多想念俺那小房間，還有那滿牆微笑的美女！越往下走越潮，在這兒住的不風濕才怪哩。底下階梯的照明燈已故障，陷於全然的昏暗。他

打開手電筒，繼續邁步。

路沒了。

牆上斑駁的 1 6 3 勉強可辨，但向下的階梯竟被一面陰濕的混凝土牆封住。他焦急伸手摸索，潮濕的粉屑隨著動作不斷由牆上掉落。

堵死。他頹然靠牆坐下。

其他的樓層哪裡去了？散著鐵繡味的空氣帶著飽和潮氣，聞起來像植物園裡的熱帶溫室。濃密水氣搞得老王嗆嗽不已。

完了，俺卡住了。老王心想，用手電筒四處照著，這裡熱悶有如蒸籠，再幾分鐘準昏在這裡。回頭吧？他已沒有氣力爬那無盡的階梯。

晦暗中，焦慮的光暈四處飄移。最後停留在側壁一個口子上。

由裂縫裡爬出，老王小心伸出一條腿在陰暗的地面試了試，涼快的空氣拂去他滿臉的汗水。

屏氣靜聽，除了馬達的轟隆聲外，沒有人跡。

「讓個地方就讓嘛？什麼了不起。此處不留爺，自有留爺處。」他自言自語。由包袱拔出柺杖。在手電筒昏黃光圈中，只見滿地垃圾和蟒蛇般蜿蜒的粗大管道。

壁面奇特的結構吸引了老王的注意力：數排暗黑洞穴緊密排列，洞口足有一個人高，老王好奇以手電筒探看，裡面什麼也沒有。突然，一種嗡嗡聲使他豎起耳朵；好像管子裡有窩蜜蜂正要飛出來，共鳴聲震得管道嗚嗚作響，還推出了一股熾熱難聞的空氣。待老王猜到這是什麼，樓上投擲的垃圾已如一輛快車般由管口竄出，將他衝翻在地。

摸索了半天，找不到柺杖。老王掙扎著爬起，還好手電筒還在。

身旁巨大的廢水管破了個口，污水帶著惡臭流出。一腳高一腳低的前行，老王發現在這兒走路還真不容易，像踩在泡了水的床墊上一樣浮浮晃晃，如同地底下有一汪漿液似的。他向前望去，目光所及是一片高低起伏的廢棄物。

路越往前越泥濘難行，一腳拔出垃圾，留下的窪洞很快就被水液填滿。老王猶疑著四處打量，前頭不遠處一條筆直管道橫過地表。他踩著個傾倒的廢冰箱爬

上去，這管道有三四人合抱粗，直挺挺向外延伸，老王兩腳跳跳，穩得很。他不禁心生得意。可惜，鞋已經濕透。

沿著管道一路前行，前景籠罩在薄霧中。這根直管通到何處？他小心伸出兩手平衡著向前走；可不要一頭栽到底下散著惡臭的稀泥去。

不經意回頭，老王訝然張開嘴。

眼前漂浮於一片蒸騰霧氣上的，是座碩大無朋的光塔；塔身散佈無數光點，越往高處亮點越多也越密，宛如繁星聚集在一起似的。這景觀美得令人摒息，他看得入迷。

真在這根擎天支柱裡過了一輩子？實在難以置信。

他的小窗是否也曾是巨塔中的一抹光點？這曾經是他的世界及宇宙，自己一輩子就在其中工作、閒逛、發呆、睡覺。在背後渾圓的月亮照映下，巨大的塔端直插入天際，他仰頭看得頭昏目眩。

回憶源源湧出：婦幼醫院裡兒子包在毯中的縐摺面孔，那是在674樓嗎？集團婚禮、第一次穿禮服的彘扭、妻子的紅潤胖臉，記得是在676樓的市政府…兒時在679樓的公園裡，他張口迎接灰暗天空墜落的水滴；那是第一次接觸到雨，耳邊傳來父親的斥罵，叫他別吞下去…還有…他逐漸向上望去，突然塔頂一亮，一股白光直衝天際。

那群傻瓜走了。老王自語，而他也將繼續自己的路，他背轉身子往前走去。

※ ※ ※

立在管道末端，老王有如一尊雕像。

這兒沒有爛泥及垃圾，沒有霧氣，只有水，遼闊一望無際的水，在銀白的月光下起著波瀾。

※ ※ ※

「你就是富貴里的里長？人跑了你不知道？」處長憤怒的指責下，里長陪著笑，畏縮著露出金牙：

「老早提醒多少次，他都不理會，我還要照顧自己生活呢！」說著她厭煩的瞪著老王。

輔導員笑吟吟打著圓場：「不要緊，人平安回來就好。」他負責遷移人員中，具意外傾向者的心理輔導。

「時間很趕呢。」處長對著秘書說：「問他們樂隊及公證人準備的怎麼樣？——咦？妳在磨菇什麼？」他轉頭責問護士。「我在消毒王先生的傷口嘛！」護士委曲的說，嘟起了嘴。

「不要緊，趕快包紮包紮，替他把衣服換換。今天的榮譽公民送別式中央總理會親自到！我不要，你們都給聽清楚了——絕對不要再有一絲差錯。出紕漏的提著頭來見我。」鼻孔上翻，處長伸出食指在自己脖子上劃過。

「王先生，我在位置這麼久了，第一次看到這種事；這是不是一個負責公民的行爲？你說。」處長又腰對著老王。

「送俺去坐牢嘛。」老王翻著眼。

「無賴份子。」處長搖搖頭。

「底下像什麼？」護士問，一邊包紮著老王腿上的刮傷。

老王穿著醫院睡衣坐在椅上，臉上幾道縱橫刮痕，看來像微凸的淡紅色細線。

「那下面不是好地方，千萬別去；又髒又亂，長了一堆怪物，那些牲畜眼睛睜開，燈泡一樣放亮。」老王兩手劃弧，「身子渾圓像個輪胎，高高低低滾著、追著俺一直跑。嚇怕人，俺寧可回來。」

「哇。」護士張大了眼。

「你們帶他回家一趟，快去快回。」輔導員叮嚀完，兩個身著白衣的健壯男護士帶著老王要走。

「等等！哪裡去？」處長伸出兩手阻擋。

「拿東西。俺有這個權利。」老王說。

「可以派個人去拿嘛！」處長轉向輔導員。

「俺的家當別人拿不放心。」老王說。

※

※

※

醫生抽出一根煙，將煙盒遞向輔導員。

「抽煙對健康不好。」輔導員拒絕。

「你看到他那一身的泥濘髒臭吧？」醫生特意忽略他的調侃。

「真夠瞧的，像他脾氣一樣臭。」輔導員搖搖頭。

「幾個人拼命把他整理得像個樣子，要趕上今天的儀式。」

「是啊，參加寵物比賽似的，表面功夫不作好，怎麼向上級爭寵？——對了。你有沒有想過，底下是什麼樣子？」

「我沒興趣。」醫生呼了口煙「大洪災以來，每年塔逐步下沉，搞不好你的好奇心很快就能滿足。」

「你想，他為何還要回來？」輔導員低頭沈思。

「什麼意思？他能去那裡？」

「我好奇他的想法，為何不就這樣消失，反正是一樣的結局，而要多此一舉？」

「或許回來賭上一把，要真傳送器後面是個美麗的新世界呢？」

「據統計大部分人，終生活動領域不會超過5層樓。就這樣像籠裡雞鴨般被養大，看到天空嚇得暈眩，大部分人都受這種心理壓力制約。所以，我想這是一種動物般的自然反應，回到最熟悉、最安全的地方。」

「也可能是種選擇。」

「什麼選擇？」輔導員好奇。

「選擇尊嚴。」醫生慢騰騰的說。

※

※

※

房門開了。

老王面無表情，穿著銀閃閃的制服，頭梳得油光粉亮，兩手捲著剛拆下的海報。制服顯然過小，長手長腳都露了一截，看來帶種淡漠喜感，像準備上戲台的冷面笑匠。兩個白衣人一左一右夾著他，其中大個子臭著一張臉，懊惱處長硬要他帶輪椅。老王堅持不用人推，還向他倆叨唸走路的好處。

「恭喜啊。」「賀喜呵。」看不清臉孔的鄰居這麼低聲拋下話，在狹窄昏暗的走道裡挨擦著他們來去，迴廊兩端纍纍人頭沈默推擠、探看著。

兔崽子，看起俺的熱鬧來了。

誰看他，他就狠狠瞪過去。

（全文完）

評審講評：（詹宏志）

當一九八四來臨時，或許有人會失望（還是慶幸？），因為喬治·歐威爾（George Orwell, 1903-1950）在他著名的小說<一九八四>（Nineteen Eighty-Four, 1949）裡所預言的景觀（強權分據、專制統治、社會控制）並未真實發生，從某個角度說，小說<一九八四>的預言是「錯」了。但是說也奇怪，小說裡描述的那個思想控制、語言操作的社會，卻又永遠是個揮之不去的政治世界倒影，我們愈看愈眼熟，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它的預言一直是「對」的，只是這個一九八四年不會過去，永遠在每一個社會不遠的未來角落。

<老王>就是這麼一個「一九八四」式的小說，它沒有太多科幻的機關佈景，也沒有太多夾槓的科學術語，反倒是模擬了一個也看來眼熟的「社會」；這個社會，人口已經太多，生活空間嚴重不足，「大有為的」（管一切事務的）政府不得不積極維持人口結構的平衡，做出一些驚人的事。明眼人當然也看出來，除了「一九八四」之外，小說中還隱藏了一個日本「猷山節考」式棄養老人的故事，聰明地創造了一篇社會學、人類學知識多於物理學、天文學的科幻小說。

作者顯然是擅長從既有世界取材的，那個「社會」監控嚴密，街坊里長窺伺的眼光無所不在，生活上一切都有國家安排，鳥籠般的住房，擠滿人的大食堂，以及菜市場般的健保醫院，這樣的社會似曾相識，很多人是記憶猶新的。而電視廣告出現：「我們即將出發，您呢？是否準備好迎接新的開始？…」時，又讓我們會心地想起某個靈骨塔的廣告。<老王>的作者提醒我們，好的科幻小說並不是來自數百光年之外的太空，更有可能是你我生活周圍的點點滴滴。